

不久前夏衍先生125周年诞辰,不禁想起两度拜访夏老的往事。

夏老名作《包身工》,我是在中学就读过的。参加工作以后,经常采访一些文化名人,也很想有机会去拜见他。那年,知道夏公已年近九旬,这个愿望就更迫切了。好不容易从北京朋友处打听到一个地址,驱车赶到北京朝内北小街,敲开四合院大门时,一个小帅哥却告诉我,夏公乔迁了。至于新地址,人家就是知道了,也不能告诉我。后来有朋友又告诉我一个地址,我终于如愿以偿。1988年夏的一天,我赶到北京大六部口街,考虑到老人要午休,所以约好下午三点见面,这是我第一次拜见夏公。

夏公坐在一个藤靠椅上,藤靠椅左右以及后背都有倚靠,所以特别舒服。他穿着一件白色略带淡灰滚边的睡衣,领子是香蕉形的,看着很时髦。前庭头发较少,发丝很清晰地向后梳去,好似一个大背头。他虽然有点清瘦,但精神矍铄,反应敏捷。虚岁90的年纪,行动还很利索。夏公说,就在今年春天,他去广州转了一圈,由于劳累,腰肌劳损又复发了,所以经常躺着。俗话说,“伤筋动骨一



百天”,现在已经三四个月了,仍不见好,走路也不方便,看来要康复,还得有点时间。我随口说,要不您躺着,这样腰会舒服点。夏公立刻说,那不行,整天躺着对恢复不利,我们这样交谈很随意就可以了。

夏公还说,我今年88岁,比巴金大,比冰心小20天,冰心现在在房间里还能自己做些事情,我虽然瘦,但我的肠胃内脏等都没有毛病,精神还是可以的。

由于夏公是杭州人,又多年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和领导,所以这次采访的最大特点是,我们全程用上海话交流,过程相当流畅和融洽。我当时替《语文学习》做采访,话题自然集中在语文学习上。夏公说,语文这门学科很重要,中小学阶段如果底子打不好,对今后的学习和生活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,这是个必须重视的大问题。现在教材中有的东西太深,学生写的文章还有点“党八股”。去年他到家乡去了一次,看到学生思想受束缚,没有独立思考的习惯,小孩讲大人话,文字写不通,还故作,套话连篇,语言不流畅。感动了只会写“热泪盈眶”,交谈时总说“促膝谈心”。再说到电影中,古人讲现代人的

七夕会

早些年出国,离了翻译走投无路。后有了翻译软件,便可堂而皇之丢掉“译员拐杖”了。翻译软件版本很多,手机随便下载一个,就能大摇大摆地独步世界。可担心软件鱼龙混杂,于是我特意买了个专业的翻译机,还是个牌子,体积只有普通手机的一半,里面装有150种语言,包括国内一些地方的方言。语言可随意切换,此外还能“拍照翻译”,用起来很方便。

第一回用,是在德国。去家餐馆用早,柜台里摆满了各式面包和好看的西点。排队时在众目睽睽中我把翻译机拿出来,先有了几分慌乱,毕竟还没在大众面前试过手。轮到我点餐,惴惴不安地对着翻译机说话:要杯美式咖啡外加一只羊角包。可翻出来的德国话词不达意,营业员耸耸肩表示不解,我只好又急速复述,结果依旧没有获得清晰表述。营业员听不懂,身后还有许多排队的人,这窘境,好狼狈。无可奈何,只好匆匆打柜台前闪出来,再折回后面去排队,利

今年盛夏漫长,硬生生压缩了秋日,那句“八月桂花遍地开”的景致,终究迟迟未现。人们盼着桂子绽放,过去却少有人知晓其开花的奥秘——直到植物知识普及,才明白桂花绽放需“降温”与“温差”两个条件加持。好在“好饭不嫌晚”,那日晨起,一缕清浅香气悄然钻入鼻尖,我心中一喜:是桂花开了!

儿时住老弄堂,房管部门曾在底楼人家的天井里种过一批树,模样酷似桂花,邻里们都盼着秋日闻香,后来才知道是女贞树,空欢喜一场。那时在上海,想闻桂香并不容易,桂花可称“贵花”——需到专门之处,才可一饱目鼻之福。公认的赏桂地是桂林公园。母亲患有青光眼,视力模糊,却对桂香情有独钟。每到桂花盛开,我总会陪她去桂林公园。从地处瑞金二路绍兴路口的弄堂家中出发,走到打浦桥肇嘉浜路,再搭乘43路公交车到终点站。这座昔日的

流行语言,言行也是现代人的思维方式。一些得奖小说,也是又长又空。鲁迅的小说尽管只有几千字,但揭露的社会问题却很深刻,作品所以得以流传,值得我们深思。还有一些流行歌曲,歌词好的也不多。夏公说到这里,特地强调了一下,“我说的是不多,不是说没有”。我国几千年来的诗歌都是押韵的,是可以吟诵和歌唱的,而现在的一些流行歌曲,文字水平较差,不押韵,有的连语句都不通,歌词也味同嚼蜡,唱起来更是拗口。夏公还开玩笑说,我也真佩服那些演唱者,他们的本事真大。这些现象,归根结底是语文基础太差。当然,

在“夜光杯”上读到《辣酱油漂流记》一文。我曾为原上海酿造七厂副厂长,对辣酱油还比较熟悉,补充点我知道的小事。

据我所知,上海生产辣酱油的老字号,新中国成立初期有梅林、冠生园、泰康食品厂等。公私合营后(1956年)多了一家上海酿造七厂,该厂有个专门生产辣酱油的车间,品牌为“九味一”。辣酱油不像传统酱油那样家家户户每天都要用,有时买一瓶几个月也吃不掉。而几家老字号生产的辣酱油都是瓶装,市场上买不到零拷(散装)的。酿造七厂看准这一机遇,来个“拾遗补缺”,你卖瓶装,我卖散装。同在生意场竞争,各做各的,各有所得,生产竟能维持正常。

跳到了意大利语上了!

但不管如何,有翻译机相伴,出国旅行就有胆气;多少能说上几句,就能让你眼前的路豁然开朗。当然,也会有些“奇遇”。前些时候我去日本仙台,看鲁迅先生早年读书的东北大学。途经大阪时,我决定在那逗留几天。网上订的酒店,在难波相铁一带,从机场去那先得坐火车。正拿着翻译机打探,走来一个年轻人,问我:“中国人?”我说是,你呢?他说,也是,长春人,在日本工作。看你拿的翻译机就亲切,自己刚来日本那时也用过。那时的翻译机不先进,但有毛不算秃,在生活中还是给我带来过指引。他要乘去另外方向的火车,嘱我看到G字打头的车再上。说完他去另外站台候车了,可很快又折回来,说拿翻译机出来旅行不容易,我先把您送上车。

这款机器我已用了几年,与当下比,自然已落伍了:据说新款可提供真人实时翻译服务,支持深度翻译需求的99.9%准确率,还配有210个国家地区使用场景。

黄家花园,虽面积不及市内大公园,却有小桥假山流水点缀,精致得很。园内金桂、银桂、丹桂齐聚,香气满溢。

我搀扶着母亲慢慢逛,尽情享受这难得的芬芳,直到不得不离开时仍意犹未尽——毕竟路途远,一年里也只有这几个小时浸在桂香里呼吸,已算满足心愿。

不知从哪一年起,秋日的上海变了样。走在街上,时不时就能撞见一阵桂香:街头巷尾的口袋公园栽了桂花,各大公园添了不同品种的桂树,新开辟的郊野公园,环上公园与城市大道旁,桂花树更是随处可见。最让人欣喜的是,许多小区里也种上了桂花,开花时节,整座城市都弥漫着沁人心脾的香气,令人心旷神怡。如今我每天都会会在小区里转一圈,生怕一场大雨落下,打落满树桂花,失落满院桂香。这桂香早已不是当年需奔波追寻的稀罕物,而是藏在日常里的小确幸,默默见证着城市对“美好生活”的兑现,让每个上海人都能把秋日的甜香妥妥收进心里。

代中腿被打断,造成日后行动困难,所以他总是坐在藤椅上看书,休息时就转身逗猫玩耍。他被带走时,猫也失踪了。神奇的是,夏公过段时间回来时,那只猫又出现了,还跟着夏公不离,然而一天后,那猫就死了。他赠我的逗猫照片,是后来养的猫,画面清晰:夏公坐在藤椅上,满脸笑容地用一张纸片在逗引小猫,藤椅边还搁着一根逗猫的细竹竿。夏公还特别在照片后面写上“忠麟同志 夏衍”几个字,虽然笔触有点抖动,但却十分苍劲有力。因为体会到夏公对小猫的珍爱,所以我对这张照片也特别珍惜。

能单独在文学巨匠的家里,亲自聆听他坦率、精辟、独到的见解,是我一生中的荣幸,至今无法忘怀。

若要知道“莘庄大米”,先要了解“大米”之“大”字在方言中的读音、词义,以及它与普通话“大米”二字的不同之处。

在普通话中,凡米都称“大米”,读音是“dà米”,这与方言中称的“tū米”是两种不同的米。“dà米”分两类,一是粳米,另一类是籼米,有的也叫赤米、罗籼米,粮店出售的往往被称为洋籼米。两种不同的米,因质量差异而吃口完全不同,简单说,粳米烧成的饭又糯又软而好吃,但出饭率低,1斤米只能出2斤左右的饭。籼米饭饭粒硬而吃口差,但出饭率高,1斤米可烧出2斤半或更多一点的饭。当“大米”的读音是“tū米”时,它与粳米既是同一类的米,但又比粮店的粳米质量要好。而莘庄的“tū米”则是一种优质米,比粮店里的粳米要好出好几个档次。

莘庄地区在较长时期里被划为粮食、棉花、油菜种植区,水稻是最主要的农作物。莘庄的“tū米”出自后季稻和单季稻的稻谷,它们总在霜降时节登场。一个生产队的所有劳力,斫稻、挑稻、轧稻,以及扬谷、晒干。稻谷分到各家后,再择时拖到大队轧米厂,轧出来的米就是“tū米”。烧成的新米饭,饭粒表面油亮,温润似玉脂,呈半透明状而亮晶晶,蒸腾的热气还给人以滋润、愉悦的心理感受和享受。那饭好吃到什么程度?当年有两句诗,专说“tū米”饭好吃,一是“打耳(发沪语音‘膩’)光鞋(也)勿肯放”;第二句话“吃白饭鞋(也)能把一碗(新米饭)吃完”。当年婴儿奶粉要凭证供应,如果母亲奶水不够,恰逢新米上场,各家都会不约而同将新米放在石臼中用榔头手工舂成米粉(上世纪70年代后期才有轧米粉的机器),调成米粉糊再

张静教授最近专文介绍了席佩兰的诗作《喜外归》:“晓窗幽梦忽然惊,破例今朝雀噪晴。指上正轮归路日,耳边已听入门声。纵怜面目风尘瘦,犹睹襟怀水月清。好向堂前勤慰问,敢先儿女说离情。”这首诗内容真切,情感深厚,平常中见难得之见,通俗中赏雅俗共赏。席佩兰不愧为袁枚女弟子,深谙性灵派之真谛,写真性情不贵奇巧,说寻常事不用典故,用真口吻不装腔调。“指上正轮归路日,耳边已听入门声”,朴素真实,情感表达不作任何修饰,一听便是亲人的心心念念。“正轮归路”是期待,是真爱,“耳边已听”是意外,是喜出望外,是既忍耐又急切的真实心态,也是传统女性的特有语态。席佩兰的表达,不如李清照“云中谁寄锦书来”这般缱绻,不如管道昇“生同衾死同椁”这般刚烈,但是真实流露,真情表达,不用古人口吻,不用男人口吻,不虚伪、不发誓,不装扮、不扭捏作态,寥寥数语就填补了性灵派真实感的缺口,真而美,俗而雅。

席佩兰以真写善,以小写大,以家写国。她非常自如地把握了女性诗词的话语权。身边的事,女人的事,熟悉的事,是真事真思真心真善。一句“纵怜面目风尘瘦,犹睹襟怀水月清”,诗人的身份定位、关注点位、价值取向全部跃然纸上。丈夫在外打拼,求取功名,诗人没有关注功名,没有关注发达,而是把关注点放在了精神状态和情绪状态上。重要的是回家了,安然无恙回家团聚,是《喜外归》之喜的全部生发点,也是解读这首诗的主要看点。无论是离乡的外子,还是在家的内人,共有一个愿望就是团聚,这是家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。“家”是全部成员生命的归宿,求功名、做事业不远万里,最终都要落叶归根。回家,返璞归真,归一,是价值实现也是幸福之源。

《喜外归》作者是中国古典女性的缩影。做人本分,作诗本真,做事本原,是家文化传承的典范。回到什么家?一定是知冷知暖长幼有序的家,有说有笑有慈有爱,有儿女情长的家。人生一世,能接纳你走到最后的一定是家。《喜外归》释放出来的是家的温度,投射出来的是内当家的真善美。“好向堂前勤慰问,敢先儿女说离情”,孝敬父母为先,儿女情长为后,从闺阁常情到生存伦理,是生命体验和德操体现。

席佩兰另一首《寄外》中专门说到“莫怪闺中无好句,半为儿女半为君”,夫妻和睦,家族传承,人生体验,文化伦理,相夫教子敬父母,有德有才真善美。现代女性很辛苦,既要与外子一道创业,又要担当内人的操持,相夫教子很辛苦,孝敬老人很无助。现代生活,交通已经很方便,出差外归已不成其为喜,但是外出打工一年回家一次,也特别期待家文化的升温;职业女性工作很繁忙,写诗词已经没有闲情意趣,只希望外子与内子共同回归一个有温度的家庭。“指上正轮归路日,耳边已听入门声”,未来预期正在向好。

喂婴儿。这种自制的奶粉没有任何添加剂,营养价值一点不比奶粉差,小毛头还非常爱吃,缺奶少粉的矛盾迎刃而解。

后季稻和单季稻出产的虽都是“tū米”,但两种米的质量因品种及主要是水稻生长期长短不同也有明显差别。莘庄地区原是一年种两熟(麦子-单季稻),1968年前后改为一年三熟(麦子-早稻-后季稻)。同样长的一年时间里,中间加种出来的一季早稻,至少要占用3个月的种植时间,而且早稻谷产的还是籼米,又将后季稻插秧期推迟到8月,到11月才收成,所产的“米”虽是“tū米”,但米粒明显比单季稻米短,它们仍然属于“tū米”,烧出的新米饭也比籼米饭好吃。而如5月麦子收割后直接种上单季稻秧,生长期要比后季稻多了两个月多。单季稻秧在二百来个昼夜中,追着阳光,伴着夏风,汲取天地精华,长叶子,拔“三眼”,扬稻穗,在充足时间的生长环境下,让稻谷能够充分吸收光合作用产生的养分,进而提高米粒饱满度、营养价值和香味。这也告诉人们,速成必定会影响到质量。水稻生长长期的真正意义,在于它本身就是一种生命力,意味着对阳光、肥料、温度等的吸纳、包容,在时间的框架里尽可能多地提供给稻谷,满足每粒稻谷的养分之需。

农谚云:“娘好固好,秧好稻好”。“秧好”既是指秧苗茁壮,也指品种优良。好吃的“tū米”得益于优良的水稻品种,公社的农科所会推荐给各个生产大队(即现在的村)种植。《东吴志》中记载了东吴大队(村)当年种植过的各种优良品种,后季稻优良品种先后有农垦58号、加农14号、双丰1号、梗性杂交稻等,单季稻品种有8204、寒优湘晴等。

指上正轮归路日

——得

时尚